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作者簡介】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人，洵長子。博通經史，隨父來京師，受知於歐陽修，嘉祐二年試禮部第二，遂中進士，再中六年制科優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召試直史館，丁父憂，服除，攝開府封推官。熙寧中王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安石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詩語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不決，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移汝州。哲宗即位，起知登州，召為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尋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召為翰林承旨，歷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出知惠州。紹聖中累貶瓊州別駕，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卒，年六十六，諡文忠。軾師父洵為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其體涵渾光芒，雄視百代。有易傳，書傳，論語說，仇池筆記，東坡志林，東坡七集，東坡詞等凡數百卷。又善書，兼工繪事。

【寫作背景】

這首詞是宋神宗熙寧九年中秋作者在密州時所作。這一時期，蘇軾因為與當權的變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見不同，自求外放，輾轉在各地為官。他曾經要求調任到離蘇轍較近的地方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會。到密州後，這一願望仍無法實現。這一年的中秋，皓月當空，銀輝遍地，與胞弟蘇轍分別之後，轉眼已七年未得團聚了。此刻，詞人面對一輪明月，心潮起伏，於是乘酒興正酣，揮筆寫下了這首名篇。

詞前的小序交待了寫詞的過程：「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很明顯，這首詞反映了作者複雜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一方面，說明作者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當時雖已41歲，並且身處遠離汴京的密州，政治上很不得意，但他對現實、對理想仍充滿了信心；另方面，由於政治失意，理想不能實現，才能不得施展，因而對現實產生一種強烈的不滿，滋長了消極避世的思想感情。不過，貫穿始終的卻是詞中所表現出的那種熱愛生活與積極向上的樂觀精神。

【賞析】

上片寫中秋賞月，因月而引發出對天上仙境的奇想。起句奇崛異常，詞人用李白「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把酒問月》）詩意，用一問句把讀者引入時間、空間這一帶有哲理意味的廣闊世界。詞人的提問，似乎是在追溯明月的起源，又好像是在讚歎中秋的美景、造化的巧妙。其中蘊涵了詞人對明月的讚美和嚮往之情。作者之所以要化用李白詩意，一是李白的詠月詩流傳甚廣，二是蘇軾經常以李白自比，這裏也暗含此意。李詩語氣比較舒緩，蘇詞改成設問句以後，便顯得峭拔突兀。蘇軾將青天作為朋友，把酒相問，顯示了豪放的性格與不凡的氣魄。「不知」二句承前設疑，引導讀者對宇宙人生這一類大問題進行思考。 「天上宮闕」承「明月」，「今夕是何年」承「幾時有」，筆法細密。繼續設疑，也將對明月的讚美嚮往之情推進了一層。設問、思考而又不得其解，於是又產生了 「我欲乘風歸去」的遐想。

李白被稱為「謫仙」，蘇軾也被人稱之為「坡仙」。詞人至此突發奇想，打算回到「天上」老家，一探這時空千古奧秘。蘇軾生平自視甚高，以「謫仙」自居，所以他當然能禦風回家，看看人間「今夕」又是天上的何年？仙境是否勝過人間？詞人之所以有這種脫離人世、超越自然的奇想，一方面來自他對宇宙奧秘的好奇，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來自對現實人間的不滿。人世間有如此多的不稱心、不滿意之事，迫使詞人幻想擺脫這煩惱人世，到瓊樓玉宇中去過逍遙自在的神仙生活。

蘇軾後來貶官到黃州，時時有類似的奇想，所謂「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以及《前赤壁賦》描寫自己在月下泛舟時那種飄飄欲仙的感覺，皆產生於共同的思想基礎。

然而，在詞中這僅僅是一種打算，未及展開，便被另一種相反的思想打斷：「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這兩句急轉直下，天上的「瓊樓玉宇」雖然富麗堂皇，美好非凡，但那裏高寒難耐，不可久居。詞人故意找出天上的美中不足，來堅定自己留在人間的決心。一正一反，更表露出詞人對人間生活的熱愛。同時，這裏依然在寫中秋月景，讀者可以體會到月亮的美好，以及月光的寒氣逼人。這一轉折，寫出詞人既留戀人間又嚮往天上的矛盾心理。這種矛盾能夠更深刻地說明詞人留戀人世、熱愛生活的思想感情，顯示了詞人開闊的心胸與超遠的志向，因此為歌詞帶來一種曠達的作風。「高處不勝寒」並非作者不願歸去的根本原因，「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才是根本之所在。與其飛往高寒的月宮，還不如留在人間，在月光下起舞，最起碼還可以與自己清影為伴。李白《月下獨酌》說：「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蘇軾的「起舞弄清影」就是從這裏脫胎出來的。從「欲」到「又恐」至「何似」的心理轉折開闔中，展示了蘇軾情感的波瀾起伏。他終於從幻覺回到現實，在出世與入世的矛盾糾葛中，入世思想最終佔了上風。「何似在人間」是毫無疑問的肯定，雄健的筆力顯示了情感的強烈。

更深入地看， 「我欲乘風歸去」至「高處不勝寒」數句，可解作蘇軾希望返回朝廷，回到以前的官位上繼續當官，但是心中懼怕身居高位，處於高位伴君如伴虎，又恐怕遭受新黨排斥，危機甚重。表達出蘇軾心中的矛盾！寫詞人對月宮仙境產生的嚮往和疑慮，寄寓著作者思念朝廷和甘願被貶的矛盾心理！

下片寫望月懷人，即兼懷子由，同時感念人生的離合無常。換頭由中秋的圓月聯想到人間的離別。夜深月移，月光穿過「朱閣」，照近「綺戶」，照到了房中遲遲未能入睡之人。這裏既指自己懷念弟弟的深情，又可以泛指那些中秋佳節因不能與親人團圓以至難以入眠的一切離人。

月圓人不圓是多麼令人遺憾啊！詞人便無理埋怨圓月：「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相形之下，更加重了離人的愁苦了。無理的語氣進一步襯托出詞人思念胞弟的手足深情，同時又含蓄地表示了對不幸離人的同情。詞人畢竟是曠達的，他隨即想到月亮也是無辜的，便轉而為明月開脫：「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既然如此，又何必為暫時的離別而憂傷呢？這三句從人到月、從古到今做了高度的概括。從語氣上，好像是代明月回答前面的提問；從結構上，又是推開一層，從人、月對立過渡到人、月融合。為月亮開脫，實質上還是為了強調對人事的達觀，同時寄託對未來的希望。因為，月有圓時，人也有相聚之時。故結尾「但願」便推出了美好的祝願。「但願人長久」是要突破時間的局限，「千里共嬋娟」是要突破空間的阻隔，讓對明月共同的愛把彼此分離的人結合在一起。這兩句並非一般的自慰和共勉，而是表現了作者處理時間、空間以及人生這樣一些重大問題所持的態度，充分顯示出詞人精神境界的豐富博大。

張九齡《望月懷遠》說：「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許渾《秋霽寄遠》說：「唯應待明月，千里與君同」，蘇軾就是把前人的詩意化解到自己的作品中，熔鑄成對天下離人的共同美好祝願。

全詞設景清麗雄闊，如月光下廣袤的清寒世界，天上、人間來回馳騁的開闊空間。將此景物與詞人超越一己之喜樂哀愁的豁達胸襟、樂觀情調相結合，便典型地體現出蘇詞豪放飄逸的風格。胡仔(「仔」，粵音「紙」) 《笤溪漁隱叢話》評道：「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出，餘詞盡廢。」可見此詞的佳妙。